

中国现代经典散文

茅

盾

礼赞白杨



白杨礼赞

茅 盾 著

目 录

白杨礼赞

白杨礼赞	(3)
秦岭之夜	(6)
大地山河	(9)
秋的公园	(12)
在公园里	(14)
香市	(16)
雾	(19)
虹	(21)
红叶	(23)
樱花	(25)
故乡杂记	(28)
春来了	(60)
乡村杂景	(62)
冬天	(67)
桑树	(70)
“孤岛”见闻	(76)
海防风景	(80)
风景谈	(85)
雾中偶记	(91)
黄昏	(94)
谈月亮	(96)

冥 屋

不幸的人	(105)
一个青年的信札	(108)
大时代中一个无名小卒的杂记	(113)
卖豆腐的哨子	(120)
我的中学时代及其后	(122)
老乡绅	(128)
陌生人	(131)
一个译人的梦	(134)
疯子	(138)
阿四的故事	(145)
小三	(149)
我的小学时代	(153)
湘人之幽默	(159)
森林中的绅士	(161)
生活之一页	(164)
一 房东太太	(164)
二 房东先生	(168)
三 又一个房东太太	(171)
四 时间怎样消磨	(175)
五 “好”消息与坏消息	(177)
六 再迁	(181)
七 香港死了!	(185)
云少爷与草帽	(193)
牯岭的臭虫	
——致武汉的朋友们(二)	(197)
邻一	(199)

邻二	(201)
冥屋	(203)
我的学化学的朋友	(205)
上海	(210)
一 我的二房东	(210)
二 我的邻居	(214)
三 二房东的小少爷	(219)
我曾经穿过怎样的紧鞋子	(222)
人造丝	(225)
沙滩上的足迹	(230)
天窗	(233)
狂欢的解剖	(235)

叩 门

五月三十日的下午	(243)
街角的一幕	(247)
疲倦	(250)
复活后的土拨鼠	(253)
南行通信(一)	(256)
严霜下的梦	(261)
叩门	(266)
第二天	(268)
光明到来的时候	(272)
速写	(281)
“现代化”的话	(286)
上海大年夜	(292)
大旱	(300)
雷雨前	(305)

屏水	(308)
旧帐簿	(315)
全运会印象	(320)
从半夜到天明	(332)
车中一瞥	(335)
鞭炮声中	(345)
炮火的洗礼	(348)
无题	(350)
“算盘珠”与“酱色的心”	(352)
开荒	(355)
回忆是辛酸的罢,然而只有激起我们的奋发之心!	(357)
太平凡的故事	(361)
时间,换取了什么?	(369)
旧书铺	(373)
不可补救的损失	(377)
热与冷	(380)
我不明白	(382)
我所见的辛亥革命	(384)
谈迷信之类	(387)

跃进中的东北

长春南关行	(393)
北地牡丹越开越艳	(399)
崇高的使命和庄严的呼声!	(405)
海南杂忆	(410)
鲁迅说:“轻伤不下火线!”	(415)
北京话旧	(419)

回忆秋白烈士	(422)
可爱的故乡	(427)

苏联见闻录

“斯摩尔纳号”	(431)
海参崴印象	(434)
“列宁博物馆”	(437)
关于《真理报》	(441)
“革命博物馆”	(444)
“儿童宫”	(447)
“托尔斯泰博物馆”	(451)
列宁格勒的“普希金博物馆”	(457)
让我们时时刻刻记着	(462)
斯德哥尔摩杂记	(465)
天安门的礼炮	(469)
中国人民的亲热的朋友	(472)

白 杨 礼 赞

白 杨 礼 赞

白杨树实在不是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当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的高原上奔驰，扑入你的视野的，是黄绿错综的一条大毯子；黄的，那是土，未开垦的处女土，几百万年前由伟大的自然力所堆积成功的黄土高原的外壳；绿的呢，是人类劳力战胜自然的成果，是麦田，和风吹送，翻起了一轮一轮的绿波——这时你会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麦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确是经过锤炼的语言的精华。黄与绿主宰着，无边无垠，坦荡如砥，这时如果不是宛若并肩的远山的连峰提醒了你（这些山峰凭你的肉眼来判断，就知道是在你脚底下的），你会忘记了汽车是在高原上行驶，这时你涌起来的感想也许是“雄壮”，也许是“伟大”，诸如此类的形容词，然而同时你的眼睛也许觉得有点倦怠，你对当前的“雄壮”或“伟大”闭了眼，而另一种味儿在你心头潜滋暗长了——“单调”！可不是，单调，有一点儿罢？

然而刹那间，要是你猛抬眼看见了前面远远地有一排，——不，或者甚至只是三五株，一二株，傲然地耸立，像哨兵似的树木的话，那你的恹恹欲睡的情绪又将如何？我那时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的！

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遍的一种树，然而实在不是平凡的一种树！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呢，通常是丈把高，像是加以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桠枝呢，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是加以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无横斜逸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来粗细罢，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二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

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决不是平凡的树！

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也许你要说它不美丽，——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横斜逸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却是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觉得树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像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决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

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在西北极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

质，坚强，以及力求上进的精神。

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贱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楠木（那也是直干秀颀的），去鄙视这极常见，极易生长的白杨罢，但是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秦 岭 之 夜

下午三点钟出发，才开出十多公里，车就抛了锚。一个轮胎泄了气了。车上有二十三人。行李倒不多，但是装有商货（依照去年颁布的政令，凡南行的军车，必须携带货物，公家的或商家的，否则不准通行），两吨重的棉花。机器是好的，无奈载重逾额，轮胎又是旧的。

于是有组织的行动开始了。打千斤杠的，卸预备胎打气的，同时工作起来。泄气的轮胎从车上取下来了，可是要卸除那压住了橡皮外胎的钢箍可费了事。绰号“黑人牙膏”的司机一手能举五百斤，是一条好汉，差不多二十分钟，才把那钢箍的倔强性克服下来。

车又开动了，上坡，“黑人牙膏”两只蒲扇手把得定定的，开上头档排，汽车吱吱地苦呻，“黑人牙膏”操着不很圆润的国语说：“车太重了呀！”秦岭上还有积雪，秦岭的层岚叠嶂像永无止境似的。车吱吱地急叫，在爬。然而暝色已经从山谷中上来。忽然车停了，“黑人牙膏”跳下车去，俯首听了听，又检查机器，糟糕，另一轮胎也在泄气了，机器又有点故障。“怎么了呀？”押车副官问，也跳了下来。“黑人牙膏”摇头道：“不行呀！可是不要紧，勉强还能走，上了坡再说。”“能修么？”“能！”

挨到了秦岭最高处时，一轮满月，已经在头顶了。这里有

两家面店，还有三五间未完工的草屋，好了，食宿都不成问题了，于是车就停下来。

第一件事是把全体的人，来一个临时部署：找宿处并加以分配，——这是一班；卸行李，——又一班；先去吃饭，——那是第三班。

未完成的草房，作为临时旅馆，说不上有门窗，幸而屋顶已经盖了草。但地下潮而且冷，秦岭最高处已近雪线。幸而有草，那大既是盖房顶余下来的。于是垫起草来，再摊开铺盖。没有风，但冷空气刺在脸上，就像风似的。月光非常晶莹，远望群山罗列，都在脚下。

二十三人中，有六个女的。车得漏夜修，需要人帮忙。车停在这样的旷野，也需得有人彻夜放哨。于是再来一个临时部署。帮忙修车，五六个人足够了；放哨每班二人，两小时一班，全夜共四班。都派定了，中间没有女同志。但是 W 和 H 要求加入。结果，加了一班哨。先去睡觉的人，把皮大衣借给放哨的。

跟小面店里买了两块钱的木柴，烧起一个大火堆。修车的工作就在火堆的光亮下开始了。原来的各组组长又分别通知：“睡觉的尽管睡觉，可不要脱衣服！”但即使不是为了预防意外，在这秦岭顶上脱了衣服过夜，而且是在那样的草房里，也不是人人能够支持的；空气使人鼻子里老是作辣，温度无疑是在零下。

躺在草房里朝外看，月光落在公路上，跟霜一般，天空是一片深蓝，眨眼的星星，亮得奇怪。修车的同志们有说有笑，夹着工作的声音，隐隐传来。可不知什么时候了，公路上还有赶着大车和牲口的老百姓断断续续经过。鸣鞭的清脆声浪，有时简直像枪响。月光下有一个人影从草房前走过，一会儿，又

走回来：这是放哨的。

“呵，自有秦岭以来，曾有过这样的一群人在这里过夜否？”思绪奔凑，万感交集，眼睛有点润湿了，——也许受了冷空气的刺激，脸上是堆着微笑的。

咚咚的声音，隐约可闻；这是把轮胎打了气，用锤子敲着，从声音去辨别气有没有足够。于是眼前又显现出两位短小精悍的青年，——曾经是锦衣玉食的青年，不过一路上你看他们是那样活泼而快活！

在咚咚声中，有些人是进了睡乡了，但有些人却又起来，——放哨的在换班。天明之前的冷是彻骨的。……不知那火堆还有没有火？

朦胧中听得人声，猛睁眼，辨出草房外公路上已不是月光而是曙色的时候，便有女同志的清朗的笑声愈来愈近了。火堆旁围满了人，木柴还没有烧完。行李放上车了。司机座前的玻璃窗上，冰花结成了美丽的图案。火堆上正烧着一罐水。滚热的毛巾揩拭玻璃上的冰花，然而随揩随又冻结。“黑人牙膏”和押车副官交替着摇车，可是车不动，汽油也冻了。

呵呵！秦岭之夜竟有这么冷呢！这时候，大家方始知道昨夜是在零下几度过去。这发见似乎很有回味，于是在热闹的笑语中弄了草来烘汽车的引擎。

大 地 山 河

住在西北高原的人们，不能想像江南太湖区域所谓“水乡”的居民的生涯；所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①，也还不是江南“水乡”的风光。缺少那交错密布的水道的西北高原的居民，听说人家的后门外就是河，站在后门口（那就是水阁的门），可以用吊桶打水，午夜梦回，可以听得橹声欸乃，飘然而过，总有点难以构成形象的罢？

没有到过西北——或者就是豫北陕南罢，——如果只看地图，大概总以为那些在普通地图上有名的目的河流，至少比江南“水乡”那此不见于普通地图上的“港”呀，“汊”呀，要大得多罢？至少总以为这些河终年汤汤，可以行舟的罢？有一个朋友曾到开封，那时正值冬季，他站在堤上，却还不知道他脚下所站的，就是有名的黄河堤岸；他向下视，只见有几股细水，在淤黄泥沙中流着，他还问：“黄河在哪里？”却不知这几股细水，就是黄河！原来黄河在水浅季节，就是几股细水！

大凡在地图上有名有目的西北的河，到了冬季水浅，就是和江南的沟渠一样的东西，摆几块石头在浅处，是可以徒涉的。

乌鲁木齐河，那也是鼎鼎大名的；然而当我看见马车涉河

^①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语出南朝齐、梁间文人丘迟的《与陈伯之书》。

而过的时候，我惊讶于这就是乌鲁木齐河！学生们卷起裤管，就徒涉了延水的事，如果不是亲见，也觉得可惊，因为延水在地图上也是有名有目的呀！

但是当夏季涨水的当儿，这些河却也实在威风。延水一次上流涨水，把“女大”^①用以系住浮桥的一块几万斤重的大石头冲走了十多丈路。

光是从天空飞过，你不能具体的了解所谓“西北高原”的意义。光是从地上走过，你了解得也许具体些，然而还不够“概括”（怨我借用这两个字）。

你从客机的高度仪的指针上看出你是在海拔三千多公尺以上了，然而你从玻璃窗向下看，嘿，城郭市廛，历历在目，多清楚！那时你会恍然于下边是高原了。但在你还得在地上走过，然后你这认识才能够补足。

你会不相信你不是在平地上。可不是一望平畴，麦浪起伏？可是你再极目远望，那边天际一道连山，不也是和你脚下的“平地”是并列的么？有时你还觉得它比你脚下的低呢！要是凑巧，你的车子到了这么一个“土腰”，下面是万丈断崖，而这万丈断崖也还是中间阶段而已，那时你大概才切实地明白了高原之所以为高原了罢？

这也不是平空可以想像的。

谢家的哥哥以“撒盐”比拟下雪，他的妹妹说，“未若柳絮因风舞”。自来都认为后者佳胜。自然，“柳絮因风舞”，多么清灵俊逸；但这是江南的雪景。如果说北方，那么谢家哥哥

^① 女大 即延安中国女子大学。